

痛悼柯岩		
□迟浩田		
晴天霹雳失柯岩， 英姿诗韵叠眼前。 “总理在哪”动天地， “魅力永恒”映坤乾。 六十二春耕耘路，	八十二秋辉煌卷。 同庚两唱生日歌 ^③ ， 神采依旧永无眠。	你在哪里》。 ②指柯岩的长篇传记《永恒的魅力》。 ③笔者与柯岩同龄，曾两次一起共度生日。
注：①指柯岩的诗《周总理，		

永不熄灭的「一团火」

□翟泰丰

四

2011年12月11日13时35分，柯岩同志走了……我一点都不相信这个信息是真的。因为她有钢铁般的坚毅，她有大山般的坚强，她有顽强的生命力，让她总是与死神无缘。至少两次（切除结核肾、单肾条件下心脏搭桥），她都从死亡的边缘离开。特别是那次她的心脏搭桥手术，因为只有有一个肾，万一血液体外循环久了，单肾坏死，必有生命危险，在场的医学专家和我们自然都十分担忧，焦急地等待在手术室外，然而解除麻醉之后，柯岩却微笑着躺在病床上，最终还是战胜了死神，在火一样的笑谈中，依然火一样燃烧着。

嫣然屹立，故我柯岩。

柯岩同志走了……我一点都不相信这个信息是真的。这一次脑干之瘤，似乎是死神又在召唤她，然而我见到病床上的柯岩，依然是刚毅中蕴藉着微笑。

毫无畏惧，故我柯岩。

柯岩同志走了……我一点都不相信这个信息是真的。因为她两年前参加了创作60年（八十诞辰）《柯岩文集》首发式，会上她以火一样的激越之情，在自我评述中，提出了具有人生哲理自我定位的论说：“我是谁？”引来政坛、文坛、学术界的众多名人、学者举口称赞，频频谦虚地自问“我是谁？”这个“我是谁”，自然也令当今“功利主义”者不得不自问“还有谁”。会后我去柯岩家里看望，柯岩又进入了新的“战斗”，主编世纪诗集之后，又开始主编一部世纪散文大书。

火依然在燃烧，故我柯岩。

诗人石祥的佳作《柯岩是一团火》，吟出了一个真正的柯岩。她确实是一团火，而且是燃烧不尽的一团火。火一样的热心，火一样的热情，火一样的爱心，火一样的亲情，火一样的赤诚，火一样的丹心，火一样在冰雪中绽放的红梅，火一样燃烧在癌症病人群体中的活“菩萨”。

火仍然在燃烧，故我柯岩。

二

我永远都不愿意听到“柯岩走了”这消息！然而，这一次她似乎真的走了……我冥冥中见到了她飘然而去的背影。我恍惚中听到了她铿锵的脚步声。

我放声呼唤：柯岩，你回来！你主编的世纪大书还待出版……

我放声痛哭：柯岩，你回来！我们还有许多忧党、忧国、忧民的话没有说完……

我再次放声痛哭：柯岩，你回来！敬之身体不好，你不能放下他不管，他离不开你啊……

我含泪最后呼唤：柯岩，你回来！千千万万你身边的癌症病人，他们怀念你呀！他们离不开你这个救命的活“菩萨”啊！

三

柯岩真的走了，我一夜难寐。柯岩之所以让人深深地怀念，是因为她为人十分真诚，性格坦诚直率，敢于坚持真理，勇

于面对谬误，她认为错误的东西，总是直言不讳，有时候语言甚至是尖刻的，然而她的心却是善良的。在我与她接触比较多的这些年，她除了忙于创作之外，总是关心文学界、作家和各方面的读者朋友，以至这些朋友们的孩子病了，有困难了，遇到不公正了……她比那些朋友还着急，要帮他们解决困难，我们之间或面谈，或电话，常常讲到这类事并要我帮忙。每每解决别人一个难题，她都会比那些遇事者本人还要高兴的打电话，互相通告。有一段时间她剩下的那惟的一个肾又结核病发作，而且常发高烧，大家真为她担忧，然而她依旧在为别人操劳。当我告诉她关心的那位病人已出院之后，她才高兴地躺下来，微微地笑了，并连连为别人谢我。

柯岩创作60多年，涉猎的创作题材、体裁十分广泛，有诗歌、儿童文学、小说、电影、电视剧本、报告文学……60年10卷大书，600多万字，真可谓全能作家，高产作家。对于她的创造成就，历史与人民自有评说，许多评论家、作家、诗人，也都有诸多深邃之论评，这里自不必我再赘述。但是有一部作品的特殊评论会，却使我终身难忘，因为在她创作60周年研讨会上，我已论及过这件事，这里仍然想把那次活动中感人泪下的情形，赘述几句，以表对她的怀念之情。那是由协和医学研究会出版社出版，并在医院大厅举办的一个由特殊评论家参加的《CA俱乐部》长篇小说首发式和评论会，这里几乎没有常常出席作品评论会的文学评论家，发言方式也是特殊的。有泪水的倾诉，有肺腑的诉说，更有以群体跪谢的动作，阐释心灵、感拜恩人。话语化哭声、泣声，台上台下同泣同哭，全场涌动，众多由于柯岩关注医好的远离死神的癌症病人，相向柯岩，突然展示了一幅长幛“向救命恩人柯岩致敬！”喊声、泣声、哭声，病人颤抖的语言声……那情景，那场面，灼人心肺，撼动心弦，我禁不住泪水连连……在这里我听到了一个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心灵回应。

这就是人民作家崇高品德的真实诠释。

这就是读者对上善若水、火一样热情的柯岩的真实热爱。

五

柯岩真的走了，但她的那一团火却永远燃烧在我们身边，光芒四射。那火是共产党员忠贞的党性、忠诚的信仰；那火是一个人民作家与人民相融相合的心灵回应；那火是崇高的人性之美，是走进人民心灵的人格之美；那火是时代精神之歌，闪烁着精神世界的壮丽之美……

我们将伴着柯岩的这一团火，永世燃烧下去，让信仰之火更红，让人性之美更崇高，让时代精神之歌更响亮，更壮丽。

柯岩，你走好！

让一团火永远伴随你，照亮驾鹤西去之路程。

让一团火永远伴随着你，安息在更好的地方。

柯岩阿姨，永在我们心中

听到柯岩阿姨逝世的新闻，我感到非常震惊与悲痛，这不仅是中国文学界的巨大损失，也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永久的遗憾。我与柯岩阿姨接触不多，但她爽朗、明快、豁达的性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她火一样的热情也感染着每一个人。在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，她写出了数量巨大的小说、剧本、诗歌，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重要收获，而她的人品、爱心、为人民鼓与呼的热情，她追求光明、抨击黑暗的坚定立场，也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柯岩是一位“人民作家”，她的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项人民的事业，她的写作是与理想联系在一起的，文学是她追求光明与未来的一种方式。在她这里，文学不再仅仅是游戏、消遣或娱乐，而成为了一种精神上的事业，是致力于社会与意识领域的改造，与一种更加宏伟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这在今天是一种陌生的“文学”观，但是对于柯岩及其一代人来说，这却是他们毕生的追求，在他们的文学中，融入了他们的灵魂、情感与血肉，也融入了他们的理想与追求。他们置身于社会现实之中，用他们的笔去歌颂与批判，他们的作品与时代和人民血脉相连，同呼吸，共命运。柯岩的作品正是如此，她的《周总理，你在哪里》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，呼出了人民心底的声音；她的《寻找回来的世界》《他乡明月》，以艺术的方式参与现实和思想领域的辩论，以爱与美引

柯岩走了。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一方面感到意外，一方面又在意料之中，因为最后一次去探视在重症监护室里与病魔抗争的“小迷糊阿姨”，她已无法说话，甚至无法睁开眼睛。我喊她时，她的右手手指在微微颤动，我知道她内心深处肯定听到了我的呼唤，但她已经无力与我握手。抖动的指尖显现出的是生命的无奈！离别柯岩时我内心沉重，这个昔日干练、热情的长者、“刀子嘴豆腐心”的“小迷糊阿姨”，这个对时代、对文学充满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前辈，真的醒不过来了吗？

我与柯岩相识于1978年的秋天，在中国作协华北油田的采风团里。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对文学活动的采访，新鲜、好奇。没有见过柯岩前，我一直以为柯岩是位男作家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只为“柯岩”这个干练、利索、充满阳刚的名字。在河北白洋淀第一次见到柯岩的时候，才知道柯岩是位干练且风度翩翩的女诗人，第一面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她的灿烂微笑，这种微笑让人感到亲切、随和。

那时的柯岩已是享誉文坛。她一直在儿童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，是一名用自己的心血浇灌祖国花朵的出色的园丁。上世纪50年代中期，她在我国文坛崭露头角，以其生动活泼、富有情趣的儿童诗引人注目。自此之后，她诗中那丰富的想象、生动的笔触、明快的格调，那细腻的观察、厚实的生活、幽默的语言以及别具一格的情节，形成了属于柯岩自己的独特风格。

我当时是一名年轻的儿童文学学习者，也渴望当一名儿童诗人，柯岩的诗是必读之作。为此我专门研究过柯岩的创作实践，在研究柯岩期间，我曾数次登门拜访，对柯岩也就有了更深的了解。同时，也开始了与柯岩近30年的交往。

柯岩是一位对孩子充满感情的作家，同时又是，在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等多种文学门类均有建树的

倒在火线上的战士

□范咏戈

尽管早有思想准备，因为贺茂之将军（贺敬之同事的山东枣庄同乡，也是我的老战友）几个月前给我打电话说柯岩入院时，病情一直就不乐观，几次想去探视都说她一直处在昏迷当中。我在电话上和茂之将军讲，盼奇迹出现吧。但奇迹终未能出现。看着报纸上她那挂着熟悉笑容的照片加了黑框和去世的消息，心情沉重极了，仍然觉得她不应该就这么走了。她身体有病不假，但她什么时候有过病相？

前年中国作协为她举办创作60周年座谈会，几位过去没见过她的《文艺报》编辑听说风风火火的她已是80高龄都吃惊得“啊”了起来。记得我和她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6月30日。我在和平里大酒店参加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植项目评审会。晚饭前接到茂之同志电话，说贺老、柯岩夫妇正在地安门枣庄饭店和一位公安部老同志小聚，他们让我赶过去吃饭。我当时因为会议未开完，估计开会后再赶过去会误了大家吃饭，便说我在酒店吃过自助餐再过去。

大约快8点我赶到了枣庄饭店。柯岩拉我在她身边坐下并倒上一杯白酒。我不会喝酒，但惊讶贺老、柯岩夫妇均喝白酒，看他们身体及精神状况这么好，很是高兴。酒桌上贺老话不多，但柯岩时而爽朗大笑，时而侃侃而谈，告诉我她又主编了上下两册140万字的当代中国散文选《与史同在》。

过了几天，她让人把书送来，待我细读之后为这丛书写出了评论，就去枣庄主持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年会去了。从她的“婆家”回京，《文艺报》虽然很快将我那篇短文发表，但她已在昏迷中，终究未能看到。我把那篇文章开头一段读给她听听吧：

两年前，也是一个盛夏8月，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《柯岩文集》出版暨

忆柯岩

□高洪波

的诗呈现着自己的特色，其作品感情真挚而活泼可爱，就此奠定了柯岩在我国儿童诗创作中重要的地位。她这个时期的大部分作品，经受了时间的检验，至今仍然被少年儿童所喜爱。

对柯岩的研究，促使我写成了两万多字的文章，并归入计划出版的“新中国儿童文学史”的一部分，后来因为出版计划取消，这些文字被束之高阁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以为原稿丢失了，2009年搬家时，突然发现这些沉睡二十多年的书稿竟然安静地躺在一个箱子里，后经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，书名为《儿童文学作家论稿》。去年我在第一时间将此书送给柯岩，她异常高兴，也许她能从我的文章里回忆起自己30年前接受采访时说的话，或许能回忆起自己更久远的年轻时书写下的灵动而快活的诗篇。

在闻知柯岩逝世的这几天里，我反复翻看这本书，在“柯岩专章”的这节，我时常驻目，在字里行间，我能清晰地看到她当时微笑的表情、飞快的语速，还有针砭文坛时弊的干练模样。

我想起30年前为了撰写“柯岩专章”去图书馆借来她所有作品狂热阅读的情景，想起当时年轻的束沛德为同样年轻的柯岩撰写《情趣从何而来》的论文的往事，想起与她无数次的闲聊与正式的采访，想起1979年第三次“文代会”上柯岩声情并茂的发言，湿润了台上下作家们的眼睛……尤其难忘的是两年前柯岩80岁时座谈会上的盛况，想起工读学校校长、一个昔日的工读生至情的发言，一个癌症病人发自内心的倾诉。这时的柯岩已不仅是文学意义上的柯岩，她分明具有了社会学意义上的担当和引领，她的火热的性格，燃烧自己的同时也照亮别人的内心，便格外具有另一种新意蕴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柯岩永生，柯岩真像自然界中的那座名叫柯岩的石山，挺立在岁月的风云中，时光愈久，愈显现出珍贵与沉重的价值。

“小迷糊阿姨”，走好。

两个多月来，像有一根无形的丝线系在心头，丝线的那一头系在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柯岩的病床上。时紧时松，时重时轻，更多的时候还是因为线紧，线重而心疼。

2011年12月11日13时35分，这根线断了。一颗文坛巨星陨落了！

柯岩虽然已过82岁高龄，虽然住院前就有多种疾病缠身，但是她始终拥有旺盛的精神、爽朗的笑声，一边在做治疗，一边还在写文章、编书。她躺在病床上编撰出版的《与史同在——当代中国散文选》，就是在她住院前进入西单图书大厦等各大书店的，至今还墨香缭绕啊。可是此次，此次住院竟转到监护室这么长时间！吉凶难测，不能不令人着急！有多少人在渴盼她早日出院啊！可是，大家等来的是失望，是哀痛，是深深的怀念。

在这深深的怀念中，我情不自禁地多次凝视书橱里她亲笔签名赠送的1996年7月出版的300多万字六卷《柯岩全集》，2009年7月出版的588万字十卷《柯岩文集》，以及多年来零星赠送的20余本作品集，还有上、中、下三册《柯岩研究文集》，2009年柯岩创作60周年纪念暨《柯岩文集》首发式座谈会文集《慕然回首》等。每次凝视，都不由自主从心底奔涌起一阵震撼和叹服。

令人震撼和叹服的，首先是柯岩的作品之多、文类之全。在2009年出版的《柯岩文集》里，就有诗歌210首，散文、报告文学33篇，长篇小说3部，中短篇小说9部，影视剧6部，文论97篇。一个热心社会公益活动并获公认的社会活动家、教育家，竟还有这么多的作品，而且长拳短打，样样俱全；十八般武艺，行行精通。这在古今中外的巾幗作家中，该是凤毛麟角。

其次令人震撼和叹服的，是柯岩的作品之精、影响之大。谈起柯岩的儿童文学作品，至今还有许多人能背诵出朗朗上口的儿童诗《坐火车》《小兵的故事》《我对雷锋叔叔说》《海军帽》《“小迷糊”阿姨》等。她的诗歌《又见蕉林，又见蕉林……》《中国的回答》、蜚声文坛、特别是《周总理，你在哪里》，震撼人心，影响深远，已成为中国人民深情怀念敬爱领袖的千古绝唱。反映时代精神、树立新人形象以至中国形象的报告文学《奇异的书简》《特邀代表》《船长》《追赶太阳的人》《美的追求者》等，无论是人物塑造、意境提炼，还是艺术手法，都无愧开一代新风。她的中篇小说《高压氧舱》《面对死神》《道是无情》《妈妈不知道的事情》和长篇小说《寻找回来的世界》《他乡明月》《红蜻蜓》及由长篇小说改编成的电视连续剧，不仅题材创新，更有人物、立意的创新，被誉为是当代中国的“教育诗”。当现代人谈癌色变的时候，她又先后拿出了《CA俱乐部》《癌症≠死亡》。很长一段时期，这两部大作成了癌症患者和亲属以及医务人员必读之作，以至遍及全国的抗癌明星俱乐部都把她当成良师益友。在一次抗癌俱乐部成员的聚会上，他们打出了“柯岩，我们热爱你”的大红横幅。随之，一群群病友热烈地拥向了她。柯岩作品影响力之大，还表现在同行对她的认可和称赞上。仅《柯岩研究文集》（上、中、下三册）及《慕然回首》一书中，就有290篇评论文章，其中不乏名家、大家、资深评论家。当然还有国家给予的嘉奖：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一等奖、首届、第二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，飞天奖，金鹰奖，国家教委特别奖，宋庆龄儿童文学奖，金盾长篇小说奖，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，等等，更有不少作品收入大、中、小学课本里……

令人震撼和叹服的，更有柯岩的拼搏精神和忘我精神。她的不少作品，是在病中完成的。笔者有幸到她府上去，每次不是见她坐在电脑前写作，就是看她斜卧在床上校对书稿。她在编辑、校改《与史同在——当代中国散文选》时，正是她此次重病发作的前期。腰疼得下不来床，她就躺在床上校改；一天三次服用中药，一天到晚编选文稿和照片，谁也劝止不住。同心相伴、携手前行的挚爱伴侣贺敬之近乎责怪地求她：“你怎么不能休息休息呢？”她常常头也不抬，捧着书稿说：“你看着这，我怎么能休息得了呢？”

柯岩何以如此用心用力用功呢？是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？是强烈的布道心和完美感？是炽热的情感和热忱？无疑都是。她在中国首次“走进崇高理论研讨会”上的即席讲话，让笔者又一次感受到了其真谛所在：“因为年纪大了，因为生病，很多会都不参加了。为什么这个会要来呢？就是因为是‘走进崇高’，崇高是我们的信念，也是我们的理想。”

她不止一次呼吁：“要了解一个国家和她的未来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看她怎样教育下一代，以及她的年轻一代的精神面貌……”“没有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不是用自己的理想塑造下一代、寄希望于下一代的。我最大的追求就是用崇高的理想塑造下一代！”也正因此，她满怀激情塑造了《船长》《追赶太阳的人》《美的追求者》等年轻一代的楷模；也正因此，她苦口婆心、千方百计地帮助无数失足者《寻找回来的世界》，让他们认识到什么是《永恒的魅力》。

也正因此，她赢得了广大读者、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，人们称她是“仅次于上帝的人”、“有一颗赤子心”；文艺评论家称赞她是“时代的歌手，人民的作家”；“心如日月诗如光”；大学生称赞她是“爱海的海洋”、“青少年们的良师益友”；著名歌词作家王石祥专门为她写了首诗《柯岩是一团火》，中共中央军委原副主席、国防部原部长迟浩田上将也为她写了一首诗：“诗人称她一团火，老兵敬她火燎阔。赤心为民多磨难，华夏此树有几棵。”赞誉有加，不胜枚举。

也正因此，她克服重重困难创办了为人生指点迷津、走进崇高的杂志《人生咨询》，并亲任主编；她还主持编辑出版了《古今中外文学名篇拔萃》丛书，她要让优秀艺术、文学精华浸润人类心田；更为难得的是，她不顾疾病缠身，先后多次亲临10余所小学、工读学校演讲，用她崇高的理想、博大的爱心扶植青年一代、塑造青年一代。

这就是柯岩。对待这样的“人民的作家，祖国的骄傲”，人们怎么能不敬重她、热爱她、怀念她呢？而今，系在笔者及无数人头顶上的线，看似已不复存在，但却已渐化成脉络，化成无穷、绵长而坚韧的血脉，接承过去，传承未来，传承绵延不断的是优秀人民作家的崇高艺术、崇高精神和崇高风范！柯岩的崇高精神、崇高艺术、崇高风范《与史同在》，与史同辉！